

一本 书 读 懂 欲 望 追 寻 者 的 时 代



欲、望

果红
著

传奇

凤 凰 出 版 社

海
盗
王
传奇

果红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传奇 / 果红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506-1749-0

I. ①欲… II. ①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8814 号

书 名 欲望传奇
著 者 果 红
责任编辑 康天毅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后辛庄北 600 米, 邮编: 102612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1749-0
定 价 35.00 元

关于果红和《欲望传奇》

初识果红，源于她的畅销长篇小说《荷之夭夭》。书名很别致，封面也别致，摆放在新华书店货架上，很是引人注目。读之，觉得有一种别于其他女性作家的东西，那便是一改女性作者的阴柔之气，回归到了现实关怀和道德的批判上。于女性作家而言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当许多人还沉溺在私人化叙事之中时，《荷之夭夭》却将都市校园情感放在了教育腐败的背景之下，使作品有了别样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。不管这是果红自觉的追求，还是源于生活的感悟，不自觉地写作，都在一定程度上，对当下的女性写作有了一种反叛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这本书在 2009 年面世后，曾一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

2012 年，是果红创作成绩斐然的一年。果红创作的畅销长篇小说《银行行长》荣获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第五名，被誉为第一部揭露中国大陆金融黑幕的小说。随着《银行行长》《银行行长 2》的热销，这就意味着，果红的名气越来越大了。但是，她却依然低调，又将创作的笔触指向了《荷之夭夭》的姊妹篇《欲望传奇》(原名《凤凰梦华录》)的创作和深加工上。“《欲望传奇》是我倾其冷暖一生，演绎出的一部集钱、权、法、情于一体的世情小说，极摹人情世态之歧，备写悲欢离合之致，努力揭示体制下斑驳陆离的深层人性……”果红跟我沟通此部书稿时，对我如是说。

又是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就在这桃花盛开的季节，《欲望传奇》终于出版面世了。小说重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，从女性在钱、权、法的严重挤压下内心的苦苦挣扎中，从理想的削减与道德重建中，进行了灵魂的拷问与救赎，并给人以心灵的慰藉和对未来生活的希冀。这部小说以女性为描写中心，塑造了江鸥、江如、月如水等一系列女性形象。她们有知识有文化、长相美丽、心地善良、头脑聪慧、性情坚忍，她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，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渗透了传统儒教思想，即使是在举手投足间，也不失优雅与大气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当她们的家庭出现了很大的变故后，她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不幸。生活的坎坷，情感的失落，在有权有势的男人面前，她们的命运注定了要以悲剧为结局。她们类似于凤凰涅槃的人生结局，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扼腕叹息，更多的是深沉的思索。

小说在对女性给予同情、抚慰的同时,又从人性的深处,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社会中,权力对男性的严重扭曲和人性的异化。在男人的世界里,升官发财成了一些人的追求目标,在这种思想的严重影响下,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坐标发生了根本的位移。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,他们无所不能,无所不为,以吹、拍、哄、贡为四字真诀,以狠、准、稳、忍为四字心法,了然于心,纯熟运用。久而久之,这种不良习性成了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身上的特质,他们一旦拥有了权与钱,就不自觉地沾惹上了吃喝嫖赌抽的恶习。譬如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宋明、欧阳云飞等人,与追求美好爱情婚姻的女主人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矛盾的不可调和便成了一种必然,这既是个体命运的悲剧,也是社会的悲剧。通过这种悲剧,透视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震撼,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与警觉。

果红把对现实的批判,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作为小说追求的宗旨,这也许正是小说的闪光之处,亦是其他同类型小说不可比肩的。她写情感,不是单纯的情感;她写官场,又不是纯粹的官场,她将情感放到了官场之中,使情感多了几分厚重,使官场多了几分色彩。官场浮沉与情感的紧密结合,赋予了情感更多的社会意义,也使官场有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迭宕,更好地突显了人物的命运。

作家的气质决定了小说的气质,或华丽绚烂,或冷峻自然,或缠绵阴柔。读者一旦被作品所感染,总想了解一些有关作家的情况,尤其对女作家,更是如此。说起果红,却也有值得介绍的必要。她是一个颇具独特魅力的才女,出生在书香门第、教师世家,大学里学的是中文,当了老师又教中文,五官隐约挂着欧洲女性的影子,又兼具东方女性的优雅气韵,谈吐间,性情率真;交往中,自然天成。她是一个被文学化了的女子,因而,在她的身上少了许多世俗,多了几分真诚。她的小说,就像是她的名字那样,清秀、素朴,令人亲近;她的文字,又一如她本人,美丽优雅中带着淡淡的矜持,华美高贵中渗出一丝丝缠绵和忧伤,哀婉凄凉中透出无限的浪漫和憧憬,个性执着中又隐含着女性的纤柔。在一幅幅凄楚动人的情爱画面中,流淌着的却是对美好事物的期盼,对灵魂的拷问和对现实的批判……

从果红的身上,我似乎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,但果红分明又不是张爱玲,她是独特的!

唐达天

2013年4月于珠海

目 录

第一章 父亲冤死 / 001	第十五章 学界私欲 / 171
第二章 初恋殇逝 / 006	第十六章 法比钱大 / 183
第三章 离奇裸遇 / 014	第十七章 金融女色 / 195
第四章 春心动矣 / 023	第十八章 泰国孽缘 / 208
第五章 追忆惘然 / 029	第十九章 偷情之泪 / 226
第六章 曾经沧海 / 062	第二十章 官场是非 / 241
第七章 此债难还 / 091	第二十一章 生死契合 / 248
第八章 代孕生子 / 095	第二十二章 祸起萧墙 / 274
第九章 人性执法 / 104	第二十三章 钱权天下 / 289
第十章 迷情佛海 / 112	第二十四章 与狼共枕 / 301
第十一章 破镜难圆 / 123	第二十五章 官邸惊魂 / 316
第十二章 悲剧乍现 / 132	第二十六章 倾情营救 / 325
第十三章 金龟之婿 / 148	第二十七章 生死迷茫 / 336
第十四章 卖肾救母 / 161	



第一章 父亲冤死

1

江鸥读大四那年，江家遭遇了一场大灾难——她的父亲江波冤死了！

江波是S市下辖县豫州重点高中主管财务的副校长。当时，豫州重点高中经济贫困的学生，可以把自家种的粮食驮到学校后勤部，过秤后，以一斤小麦换一斤饭票，在学校食堂买饭吃。在粮价比较低迷的那段时间，这个政策自然深受穷学生们欢迎。但是，不久学生们便开始有意见了。阎皮是学生食堂的负责人，同时负责称学生的小麦，每一斤粮食在他操作的磅上过秤时，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减少三两！原来，阎皮在秤砣里暗藏了机关。学生们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了江波。

那时，阎皮贪污学生的钱粮已达3万斤，当时粮价低迷，每斤大约是5角，阎皮贪污学生的粮食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5000元。

江波接到学生举报后，调查属实，责令阎皮改正错误，把贪污学生的粮款退还给他们！阎皮不思悔改不说，竟还把他的缺斤短两行为愈演愈烈。阎皮之所以如此猖狂，原因有二：一，阎皮的表舅是息永，息永是S市政府部门的厅级领导；二，息永和江波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。无论是讲权力，还是讲私情，阎皮都认为江波不会拿他说事，更不敢深究他的事。

阎皮错了，他并不了解江波。江波是何许人也？他可是跟一路清廉、不徇私情的黑脸包公一样！在这个偷公家的不算偷，时兴损公肥己、损人利己的时代，江波把公家看得高于一切。在江波这里，你想要占公家的便宜，那你的主意可是打错了，哪怕是一分钱的便宜，他都不会叫你占！而且，江波还很有悲悯情怀，他心地善良、怜贫惜弱可是出了名的。

江波见阎皮不思悔改，便把他的贪污行为反映给了教委。谁知，教委一出手得知阎皮的后台是息永后，将江波反映的事压了下来。阎皮越发肆无忌惮，暴打了反映他的学生后，扬言：江波如果再跟学生站在一个立场上，他下一个暴打的对象就是江波！

江波可不是被吓大的，凡事很难让他低头！更何况，这阎皮干了违法的事，黑了国家，还欺负了穷学生！面对阎皮，江波的良脾气上来，发誓与他斗争到底！

正当江波想要继续代学生们反映气焰嚣张的阎皮时，刚调到 S 市政府部门当官的息永来到豫州，找江波叙旧。这时，豫州刚因为人口、经济实力、地区面积等合乎市级标准，升级成了豫州市，仍归 S 市管辖。息永来到豫州，那可是比当地的父母官还要有面子。谁知，偏遇到了一个不买息永面子的江波。

2

20世纪60年代，江波、息永、王赖在一起上大学时，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结成了八拜之交，王赖是老大，息永是老二，江波是老三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王赖想整息永，江波因为维护息永被牵连进去。江波的身体因此受到摧残。息永在20世纪80年代转行出教育界后，因为常年在外地当官，江波本人又不喜欢巴结权贵，因此在市场经济时代，这对难兄难弟一度失去了联系。

今天，江波见息永突然来访，自然要热情款待，便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息老二，你失踪了这么多年，来到我家想吃什么？要不，我带你吃豫州酒楼？”

“吃酒楼？常年当官，吃得肠子里都是油，还是吃家常便饭吧。”息永拍着圆滚滚的啤酒肚说着，又搔搔头发稀薄、几欲谢顶的脑袋壳。

江波便嘱咐妻子夏英做了几碟家常小菜，息永从他的奥迪车里拿出几瓶茅台，兄弟二人在家里小酌起来。席间，息永神情暧昧地笑说：“江老三，你在豫州重点高中干财务主任干发了，二层小洋楼都盖起来了！”

“还发呢，欠了一屁股账。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了，国家的经济形势是日新月异，商品楼是越盖越高，江家四合院周围一夜之间起了高楼，进家就像是走进了阴沟里，我不得已拆毁了老四合院，借钱盖起了这栋带院子的二层楼房。就那，现在的大门还是以前老四合院的破如意门，因为没钱买铁门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找我借钱呢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！那时你来江家四合院找我，咱俩见了一面。当时，在老四合院里，咱们这对难兄难弟举杯庆祝平反，一盘花生米、二两熏烧肉、半斤白酒，喝着喝着，就哭着抱作了一团。之后分手，你再无音讯。时光倥偬，将近20年过去了，今天是别后第一次见面。”江波说着，剑眉高高扬起，瞪着一双星目对息永说，“你当时说：我因为维护你被王赖折磨，身体都被折腾坏了，你这一辈子跟我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情谊，有本事后，一定记着拉我一把。恐怕你早都忘了对我说的这番话了吧？真是官场如戏场，你也学会做戏了！”

息永沉沉叹息一声，就着江波的话，一脸惭愧地说：“官场确实如戏台，期间我也是起起伏伏，一言难尽，工作又频繁调动，没时间跟你联系。对了，你想去教育机关上班不？想去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搞定！”

“嗨，可别当真，我刚给你说着玩呢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恋乡情重，这辈子，除了豫州，哪儿都不想去。再说了，我性情耿直得很，尤其不适合当官。现在，就这个财务主任，就已经干得怨声四起了。那些人说我管理得太严，导致他们没机会揩公家的油。”

二人很快说起了阎皮的事。

息永笑说：“皮儿之所以这样，还不是因为你是他的舅舅。你呀，就别再跟孩子计较了。皮儿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你扣压他那3万斤粮食忍心吗？现在这社会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这个舅舅在任上贪的肯定不少。你把你贪的钱给阎皮点儿，他还会在乎学生的粮食？”江波含酸带刺地说了息永，表情凝重地接着说，“我了解那些穷学生，他们都是借钱上的学，他们的父母常年趴在地上，撅着屁股侍弄庄稼，无论是刮大风、下暴雨，还是毒日当头，都这样忙活着。忙活了一年，到收获季节，遇到老天爷不开眼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一年的辛苦全打水漂了。颗粒归仓后，苦了累了还卖不上价！粮食给孩子带到学校后，竟又被阎皮这只硕鼠给盗取了很多！你说，老百姓苦不苦？这些农民的孩子上个学容易不？阎皮他竟忍心——这么做？！”江波越说越气，“咣当”一声把酒盅重重放在饭桌上，满眼喷着火，对对面坐着的息永说：“提起这些黑老百姓的钱、占老百姓利益的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阎皮的事免谈，我坚决要惩处他！”

息永嘟噜着一张猪脸，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悦，他用开导江波的语气说：“你常年在基层教育上干，脑袋越来越不开窍了。我现在明说了，阎皮的事已经构成了犯罪，但是，为什么上级教委对你的反映没反应？”

“那是你权力大，他们害怕你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！听说你对皮儿不依不饶，还要跟那些穷学生一起，把这事反映到监察机关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有没想到，这是在给我制造难堪呢？子不教父之过，我将会因此事受到影响！同时你也逃脱不了干系，阎皮是你们学校后勤部的人，他出事了，对你们后勤部有利吗？你将会因为管理不善，成为第一个受处分的人！”息永说着放下筷子，抽了根软中华，缓缓吐出灰白色烟圈，他觉得自己说的话已经触动了江波的内心，一时有些惬意。

江波闷闷地喝了口酒：“这样吧，阎皮贪污学生的3万斤粮食悉数退还给学生，我就不再坚持将此事反映给监察机关了！”

“如果把粮食退还给学生，那么这反而成了皮儿的罪证！”

“总不能让学生的利益受损吧？他们来自农村，家里都那么穷。”

息永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琉璃烟灰缸里，给江波支招：“以你们学校后勤部的名义，从财务上拨款，赔学生钱！这3万斤粮食，私下里叫皮儿运走卖了！这事结束后，我严厉教育皮儿，以后再不许他干这种事！”

“你说得怪轻巧的！15000元怎么下账？你为了你外甥，竟想叫我干违法的事？”

“你咋这么死脑筋？当了这么多年会计，竟不知道里面的下账门道？收入和支出对平不就行了。”

“还15000元呢，公家的一分钱我恨不得掰成十瓣子花呢，1分钱我都不会从公家这里出！本人严词声明：损害公家利益的事，一概免谈，江某人永远做不到！”

息永猛地灌了一杯酒，脸红脖子粗地看着江波：“我要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！”

江波也猛地灌了一杯酒，与息永针锋相对：“我做不到！”

息永“咣当”一声将酒杯子重重地放在酒桌上，站起身来对江波说：“江老三，你就顽固不化吧！”说完便拂袖离去。

不久，江波先是被开除党籍，降了两级工资。江波不服，之后便又出事了。

监察局来检查江波的财务工作，就像是拿着放大镜一样找里面的错误，最后因为4000元钱下账下得晚了点儿，给江波定性为有贪污挪用公款嫌疑。最后，把学校丢失的板凳等加在一起凑成了5000元，呈报给豫州检察机关，给江波强行定为贪污罪！

江波不服，期间被人暴打。

后来，江波得知幕后操作这件事情的是息永，他对社会人生感到悲哀绝望至极：“息永，你坏良心啊！王赖当初想拉着我整你，他许给清贫的我一大笔金钱，并许给我辉煌仕途，我都不为之动心。我为维护你被打成走资派，身体被王赖他们斗坏。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竟给我这样一个结局！”

江波因为息永给予的强烈刺激再次犯了心脏病，不久病逝。

江波临死时，情景非常悲惨凄凉：在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一家小医院里，骨瘦如柴的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破旧狭窄的病床上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满脸红光、目光如炬，有了精神，挥舞着手臂控诉——“我不服，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和职务？我为什么稀里糊涂变成了贪污犯？为什么真正的贪污犯反倒没事？为什么不容我辩驳？打我的人为什么没事？我为学生坚持正义错了吗？”

江波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……最后，这“为什么”的呼喊用尽了他的力量，他脸上的红光逐渐暗淡，如炬的目光逐渐发散，他的脸上带着无比绝望的痛苦神情，他大睁着一双充满愤怒的眼睛死在了病床上。原来，江波刚才的红光满面、目光如炬是回光返照。

目睹父亲临死之际的绝望，江鸥悲愤交加。那一刻，她对父亲所有的怨气瞬间消失殆尽。她为死不瞑目的父亲合拢大睁的双目后，跪在他的尸身旁，哽咽着立下沉重的誓言——“爸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为您讨回公道！”

父亲的死给江鸥的心灵留下了浓重的阴影，同时在江鸥的心里也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，但是，江鸥恨的绝对是该恨的人，爱的是该爱的人。她一直牢牢记着江家流传下来的一则祖训：人之有德于我也，不可忘也；吾有德于人也，不可不忘也。

第二章 初恋殇逝

1

父亲在 S 市教育上遭遇的打击和伤害，令在 T 市读师范大学的江鸥失去了当教师的兴趣。毕业那年，他们师范附中直接找到江鸥等几个优秀生，希望他们来学校任教，而且直接是正式老师待遇。江鸥毫不犹豫地推辞了这份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好工作，回到 S 市打拼。江鸥一直有着给父亲平反之念，父亲在 S 市被打击伤害，她自然要立足此地寻找契机，为给父亲伸冤寻找契机。

江鸥在上师范期间，一边认认真真地学着所学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，一边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，刻苦自学了财会专业，毕业时一下子拿了双本科学位，尤其是国内某知名财会学院的烫金毕业证书，令她在择业方面如鱼得水。江鸥通过严格考察，被 S 市一家大型企业相中，正准备签约这个大公司之际，秦贵出现在了她面前。

秦贵是江波的朋友，在江家盖二层楼房的时候，曾经借给江波 3 万元钱。江波死后，江家的经济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紧张，处境更艰难；那时，夏英因为江波的事患了偏瘫，要看病；大女儿江如和儿子江涛虽然上班了，但是家底薄，无能力父债子还；江鸥正在上大学，申请的是助学贷款；江帆正在上高中……当时，秦贵曾经去一贫如洗的江家催债，见江家实在困难，便暂时作罢。

江鸥原本想拒绝秦贵，因为秦贵的公司规模不大，管理也不是很正规。可是，江鸥一想到秦贵在江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曾经借给他们 3 万元钱盖二层楼房，而且这钱现在还没偿还清，秦贵在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也不逼债，她便怀抱着感恩之念，去了秦贵的公司上班。

在秦贵的公司里，江鸥起早贪黑地工作，吃住在公司，以公司为家。谁知，

一年后，秦贵竟气咻咻地要炒她鱿鱼！客观些说，秦贵是被江鸥的顽固不化给惹火了。

秦贵公司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内戚和外戚，这些家族成员除了会领工资，几乎没什么财会知识。秦贵生气也没办法，现在急需能够走偷税漏税账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当江鸥明白秦贵要她来工作是为了做假账方便，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，我坚决遵守会计法则，我做不了。”

秦贵温言细语地对江鸥说：“闺女，你父亲在世时咱两家交情不错，你家盖楼房我一把手借给你们3万，那时候，3万元钱存银行一年，利息差不多就是3万。几年过去了，我无论多难都没向你们要钱。你父亲去世，很多人因为畏惧息永的权力和阎皮这个赖皮，不敢去吊唁，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去了，我可是你父亲绝无仅有的好朋友！”秦贵一番煽情言语之后，最后归结到了正题：“现在各个单位都做假账出假数，那些会计法则都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，你害怕啥？天塌下来有秦叔叔顶着呢！”

江鸥再次亮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：“我就是因为感激您帮助过我们，才来这儿上班的！我可以不要工资，以此偿还欠您的钱，但是，这做假账的事我坚决不干，这是在黑国家，这种行为是违法犯罪！”

秦贵见江鸥顽固不化，气得头疼：“你不做假账也得做，我是老板，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！”

江鸥还真是艮上了，说：“您逼我做假账是违法的，逼急了我，我……我告你！”

秦贵嘿嘿连声冷笑：“告我？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做假账，你告也没人管！”接着秦贵恶狠狠地警告江鸥：“你告了我，即使是有人受理此事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先拿钱摆平此事，然后叫你吃不了兜着走——吃官司蹲监狱的就是你！”

江鸥望着秦贵逐渐显得狰狞恐怖的脸，吓得哭起来……很快又揩去眼泪，无畏无惧地看着秦贵说：“您再逼我，我就死在这里。我死也不做假账，死也不坑国家！”

秦贵对江鸥如此坚决又心生怯意，想了想，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样东西，说：“现在咱们俩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按照合同说事。一年前，你跟我签了聘用责任

书,责任书的应聘期限是两年。当时,你在保证书上写的是‘尊重领导,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……’现在,你到我公司上班仅一年时间,而且不服从我的工作安排,这种行为就是违约!违约就要按规定拿出违约金5万元!你拿出5万元违约金,我立即放你离开!”

2

江鸥在双休日的一天中午,找到了在S市省城中学当教师的姐姐江如。给姐姐叙述了事情经过后,她为难地哭起来:“我该怎么办?不做假账就要拿出5万元违约金。现在,咱妈因为咱爸的事病瘫了,自顾不暇,我刚参加工作,没能力给她拿钱看病,没能力为经济拮据的姐姐哥哥分忧,反过来又拖累你们……”

提及父母的悲惨遭遇,姊妹俩相拥而泣。江鸥更恨自己为多灾多难的家雪上加霜了,她哽咽着说:“姐,我也恨自己不随俗,可是我真的做不到秦贵要求的,那是违法的,而且是坑害国家的行为!”

“你做得是对的!快别哭了,姐姐再穷再难也会帮助你的。”江如蹙着眉头想了很久后,拨打了刘枫的电话……放下电话,江如紧蹙的眉头已经如二月的柳芽被春风吹开了。她拉着江鸥的手微笑着说:“刘枫处理完一些事情后,很快就会赶过来。你连日来为这事奔走,先去冲个澡,我去厨房给你做碗鸡蛋面吃。”

蒸汽氤氲的冲澡间,江鸥的少女身子就像是一幅朦胧的画卷。她由上往下轻轻地搓洗着洁白如玉的身子,颀长优美的脖颈、饱满坚挺的胸、平坦紧致的小腹……在那里,她不觉暂停了搓澡动作,靠在挂满水珠的墙砖那儿沉思着,一双美丽清澈的大眼睛中瞬间盛满了盈盈珠泪,泪珠大颗大颗地掉落下来,在洗浴间的地砖上瞬间如飞珠溅玉般摔碎……江鸥的少女心更是瞬间碎了!她压抑着、悲戚着,寻找石青时被人奸污的事,又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中越边境遗留下来的地雷,已经成为危害两国人民之间交往的隐形杀手,以至于频繁出现无辜老百姓伤亡事件。政府急需对地雷等

进行排除,便对一些开设排雷专业的军校发出呼吁和号召,要他们提供排雷技术人员前去支援祖国的排雷事业。

石青一直对排雷技术情有独钟,在原来参军的部队里就已经刻苦自学了很多排雷知识。考上军事院校后,学的专业还是跟排雷相关。他一直跃跃欲试着想要参加排雷实践,苦于没有机会。他在军校跟杜鹏打架被投进监狱后,部队女首长救他出狱的前提条件是,出了监狱,转学后要好好上大学,大学毕业后必须娶女首长的女儿!石青不能不答应女首长,对于一个人来说,生命与自由太重要了。石青顺利出狱后改了学籍姓名,转到了一个新的军事院校,学的还是排雷技术。刚学了一年,即大二时,听说部队要学校提供排雷技术人员,他便积极要求参加排雷组织。

去边境排雷,对于石青来说,这样既实现了他的平生抱负,又暂时摆脱了整天纠缠他的部队女首长的女儿,也算是两全其美。但是石青又绝对不敢得罪女首长的千金,他的前途命运可都在她手中握着呢。他只是郁闷,跟女首长的女儿拍拖感到说不出的郁闷,他想通过自己喜欢的排雷工作化解郁闷,转移痛苦。就这样,石青像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,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参加排雷组织了。

这段关于石青的事是王建斌讲给江鸥的。王建斌是石青读高中时的铁哥们儿,同时也是江鸥的高中同学。那天,江鸥在就读的T市师范大学门口遇到了王建斌,江鸥哭着问他:“你知不知道石青参加了哪个排雷组织?”

王建斌摇摇头说:“这是军事机密,恐怕只有石青自己知道。”

王建斌跟江鸥分别的时候,见江鸥因为思念石青哭成了泪人,他的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,他更可怜痴情的江鸥。于是,他思考再三,给江鸥提供了石青现在的名字,已经改名为“秦默涵”。

江鸥难耐对石青的相思,向学校请了病假,回S市下辖县豫州,向石青的母亲王香打听石青的消息。谁知,王香竟说不知道。

江鸥坐火车去了石青原来参军的部队,想要打听这个决定着石青的前途命运的部队女首长,可是,根本就没人搭理她。最后,见江鸥哭着不走,部队里的人干脆一句话堵死她,说他们这里根本就没什么部队女首长。

列车像一条长蛇蜿蜒曲折地行驶在既定轨道上,江鸥的心情是前所未有

的沉重与痛苦。她缓缓打开车窗，深秋的风携着寂寥的村庄、干涸的河床、沉郁的山脉等在眼前呼啸而过，可是，这迅疾的风却丝毫带不走她对石青的思念和挂牵，她的眼前都是石青的影像，脑海中都是对石青的记忆。她的心更是在抽搐、在滴血：石青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真的放得下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4年了，那些带着感伤的纯纯的青春记忆，那些惊心动魄的激烈抗争，那些百折不回、心不退的爱的执着，那些吃安眠药为爱化蝶的生死恋，都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生命中，我舍弃不了你啊！

列车上，江鸥一时间五内俱摧，伏在那里压抑地哭起来。

“什么‘根据国情研究出了适合自己的人工搜排技术’？咱们的排雷技术压根儿就是超级落后的，所以，我父亲坚决阻止我去参加边防排雷组织。”车厢里，男军人指着手头的报纸，冲女朋友低声发表着议论，“就那，还有这么多不知情的热血男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排雷一线呢，说不定回来的时候，就会被炸得缺胳膊少腿儿、歪鼻子斜眼睛的！而且，极有可能去的时候是活蹦乱跳的人，回来的时候就是骨灰盒一个！”

火车车厢里，男军人的声音就像重型炸弹，把正哀哀凄凄地哭着的江鸥炸得魂飞魄散。

“我要南下边境雷场寻找石青！”江鸥的执念已经形成。几天后，江鸥背着老师、家长等，不畏旅途颠簸，南下到地形复杂、险象环生的边境。她一定要见到令她魂牵梦萦、放心不下的石青。

在深山密林中，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的雷场附近，江鸥忘记了吃饭和睡觉，没日没夜地呼唤石青，打听石青，可是没有人知道石青的情况。后来，江鸥的旅游鞋磨破了，嗓子喊得再也发不出声，连日来奔波劳累、没怎么吃饭的她，看着头顶那轮毒辣辣的太阳，一阵头晕目眩，沉沉地倒在了深山密林中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哗哗地下着，把茂密的热带灌木丛林冲刷得东倒西歪，冲洗着昏迷在灌木丛林中的江鸥柔弱的身体……江鸥无力醒来，她甚至想就这么永远昏睡下去，因为只有在梦里她才会见到石青……但是，江鸥终是醒来，被下身的剧烈疼痛惊醒了！就在她蒙眬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，提着裤子迅速躲进了旁边的灌木丛中，之后，熟悉山路的他仓皇逃窜了。



醒来的江鸥本能地看着自己的下体，竟是赤裸的！眼前，几滴触目惊心的殷红在她下身处的青草叶上颤动着，还在淅淅沥沥下着的雨水逐渐冲淡了它，一滴一滴地滴落到青草下面的泥土里……随着下身的疼痛再次袭击全身，江鸥大哭起来：“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”

泪水已经带不走江鸥生命里所有的苦痛，她失声哭喊着，趔趔趄趄地走在泥泞的山间小道，望着这场不期而至的淫雨形成的一道汹涌澎湃的山洪，顿感人生痛苦迷茫的她，突然想到了亲生母亲穆兰，“听说，当初母亲就是跳河死的！”江鸥竟仿佛看见母亲在水中冲自己微笑，她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走进山洪……

“快回来！”随着这声如雷贯耳的大吼，身穿迷彩服的军人李力扑进山洪，拽住了即将沉溺其中的江鸥。江鸥哭着拼力挣扎着，突然恐惧万分地望着李力。李力一惊，以为江鸥认出了他。

“你……你见过我？”山洪中，面红耳赤的李力惊问江鸥，又忙不迭地补充解释，“我……我一直在山冈上巡逻站岗啊！”

“解放军哥哥，我……我刚才被一个男人欺负了，他好像也穿着迷彩服，等我意识完全清醒，他已经逃得不见踪影了。我真的不想活了，你能帮我抓住他吗？”江鸥哭着扑进了李力的怀抱。

李力痛悔不已：万万没想到，她竟是一个性情刚烈的女孩子，我他妈的还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吗？常年不见女人的我竟伤害了她！

“我会帮助你抓住他的。”李力声音迟缓地说着，抱着浑身发抖的江鸥一步一步走出洪水，听着她的嘤嘤哭泣，李力的心好疼好疼。

原来数小时前，李力从山下赶来接替自己的战友在高岗上巡逻，在站岗巡逻过程中，他一直在想自己上山途中做的龌龊事。刚刚还晴朗一片的天，瞬间下起了倾盆大雨，上山值班的他被迫停在热带灌木丛林处暂时避雨。李力发现一个少女浑身湿透地躺在不远处，好像晕了过去。他赶紧抱着她走到了可以躲避雨水的地方。随后，他蹲下身子把手放在她的鼻孔处，心想：她的呼吸正常啊。李力又把她胸部的衣服扒开，贴近她的心脏处倾听心跳，也很正常。他纳罕地看着面前的少女：只见她皮肤洁白无瑕，五官清秀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虽然闭着，但是眼睫毛长长的、黑黑的，就像是两排小扇子。她的红润、娇嫩的唇微微